农历人间四月天

●郁华

进入农历四月，如今已经立夏。悠悠地，风燥了起来，阳光不那么轻柔了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逐渐有了夏天的样子。作为夏季的第一个月份，四月又称之为“孟夏”“初夏”“维夏”。

似乎鼎沸就在前头等着了，但四月仍葆有最虔诚、最肃穆的心意。善男信女在佛诞日极尽隆重，期许佛祖的慈悲。从佛祖求得庇护，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，勤劳的先民们懂得，只有用汗水浇灌，土地才不会辜负人。于是，“小满动三车”“才了蚕桑又插田”亦是四月里的陇上风景。

五香水浴佛 共作龙华会

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，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，亦称洗佛节、佛诞节和龙华会，是佛教一年中大的节日之一。

据载，释迦牟尼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（西元前1027年），是迦毗罗卫国（今尼泊尔境内）的王子。传说降生时，手指天地脚踩莲花，九龙吐水沐浴其身。

因而，到了这一天，僧人要以名香泡水灌洗佛像，购龟、鱼放生，佛寺举行大规模诵经活动。《荆楚岁时记》云：“四月初八，诸寺各设斋，以五香水浴佛，共作龙华会，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。”

每到农历四月初八，敦煌莫高窟会举行盛大的浴佛节庙会。庙会期间，九层楼大佛殿里钟鼓齐鸣，和尚诵经，香客还愿，热闹非凡。城南的雷音寺，更是人山人海，大雄宝殿前排起了长队，弟子信众手持杨柳枝，用净水为玉制佛像淋浴。一是表示对佛的虔诚，二是求佛保佑自己平安吉祥。

在藏族地区，浴佛节日喇嘛们群集念诵“沐浴经”，为佛像除尘保洁灌水。

逢浴佛节，老北京的习俗也很多。佛教寺庙要举行纪念仪式，要浴佛、举行斋会，民间也在这一天有放生和吃结缘豆的习俗。

何谓“舍豆结缘”？佛祖认为，人与人之间的相识是前世就已结下缘分，因黄豆是圆的，圆与缘谐音所以以圆结缘。于是，在浴佛日舍豆、食豆就成了人们的美好寄托。这个习俗起于元代，最盛于清代。清宫内每到四月初八这一天，都要给大臣、太监以及宫女发放煮熟的五香黄豆。在百姓家，妇女早早用盐水把黄豆煮好，然后在佛堂里一边念“阿弥陀佛”，一边手中捻豆，以此表示虔诚。在去庙会的路上，常有一些妇女挎着香袋，拿着香烛，挨家去索要“缘豆”，图个吉利。

在浴佛节前后，还有民间的拜观音求子以及拜药王活动。到了四月二十八，就是药王菩萨诞辰了。

旧时，农家还以此日风向占谷价。谣曰：“南风吹佛面，有收也不贱；北风吹佛面，无收也不贵。”

人间四月天 万物皆舒也

人间四月天，是温柔的抚慰。四月，又称“余月”，《尔雅·释天》说：“四月为余。”郝懿行义疏云：“四月万物皆生枝叶，故曰余。余，舒也。”余即舒展之意，四月万物皆舒展而生枝叶。难怪林徽因用四月深情抒怀：“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燕在梁间呢喃。你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，你是人间的四月天！”

四月又称梅月。初夏。江淮流域一带有持续的阴沉多雨天气，即“霉雨”，又值江南梅子黄熟之时，故亦称“梅雨”，农历四月故作梅月。

农历四月的别称，总是充满香甜气儿。“四月南风大麦黄，枣花未落桐叶长”，在麦田的清香里，四月又称“麦月”。万物枝长叶茂、青翠欲滴，槐树绽开了黄白色的花瓣儿，四月又称为“槐月”。

难怪有诗人不禁感慨：“最爱郊居四月初，庭前橘发两三株。”

小满动三车 农人“抢水”忙

5月20日，是今年的小满节气。“小满”同“惊蛰”“清明”一样，指示了生物和气候变化的互动关系，勾勒着万物生长发育的节奏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致于此小得盈满。”这时，大多数北方地区，灌浆后的小麦籽粒逐渐饱满，但还没有成熟，所以叫小满。南方地区则有农谚，“小满不满，干断田坎”“小满不满，芒种不管”，用“满”来形容雨水的盈缺，小满时节田里如果蓄不满水，就可能造成田坎干裂，甚至芒种时也无法栽插水稻。由此可见，由于幅员广袤、农作物有别，即使是同一节气，不同地区的人也有不同的智慧积累。

古话说：“小满动三车（三车指的是丝车、油车、水车）。”启动三车，形象地描绘了初夏时节，一派农忙的盎然生机。

蚕宝宝逐渐壮硕了，丝车转起来。小满前后，蚕要开始结茧了，养蚕人家忙着摇动丝车缫丝。《清嘉录》中记载：“小满乍来，蚕妇煮茧，治车缫丝，昼夜操作。”新丝行将上市，丝市转旺在即，蚕农、丝商无不满怀期望，等待着收获的日子快快到来。

油菜花荼蘼，油车转起来。对于文艺青年来说，一望无际的金黄是美好的定格，但对于以此为生的农民来说，收割下来的油菜籽才是最踏实的回馈。舂打油菜籽，做成清香四溢的菜籽油，烹饪千家万户的温馨与美味，好日子都在路上飞驰。

庄稼正干渴，水车转起来。在长久的农耕文明中，找水源、作田垅、引水灌溉，可是保证丰收的重中之重。到了小满时节，农民们便踏水车翻水，送去源源不断的清流。在浙江海宁一带，甚至有农户以村圩为单位举行“抢水”仪式，可见，农人对小满之水多么重视。

此外，祭车神亦为农村古俗。传说“车神”为白龙，农家在车水前于车基上置鱼肉、香烛等祭拜之，特殊之处为祭品中有白水一杯，祭时泼入田中，有祝水源涌旺之意。

欣欣向荣的农忙景象也是诗情的催化剂，不信你听——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

品味古籍

独树一帜的李贽

●王兆军

任何一种伟大的文化体系，都是丰富而驳杂的，主旋律与不和谐音同时共存，但当时看来不和谐的音，事后看来也自有其价值。

中国明代的李贽就是一个例子。李贽（1527—1602），号卓吾，福建泉州人。明嘉靖三十一年举人，历任共城知县、国子监博士、姚安知府等职。弃官后寄寓黄安、麻城讲学，从者数千人，中杂妇女。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，或讲学，或刊印书籍，终于被诬下狱，自刎而死。

李贽深受“阳明心学”的影响，反对宋以来的道学，反对思想文化禁锢，提出了很多新理念。他承认个人私欲的天然合理性，“私者，人之心也，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”。他认为商业交易合乎天理且有功绩，抨击重农抑商政策，适应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发展要求。他还对传统封建礼教轻视妇女的观念发起尖锐挑战，在《焚书·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》中写道：“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。故谓人有男女则可，谓见有男女岂可乎？谓见有长短则可，谓男子之见尽长，女子之见尽短，又岂可乎？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，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，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，则恐当世男子视之，皆当羞愧流汗，不敢出声矣。”李贽晚年颇好史学，根据历代的正史编纂了《藏书》，又广泛收集明代资料，撰写了《续藏书》，对传统史学观点有所突破。他称赞深受民间喜爱的《西厢记》《水浒传》为“古今至文”，在文学方面提出著名的“童心说”，主张创作要“绝假还真”，坦率地抒发己见，反对当时风行的“摹古”陋习，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既益国也利民的治世方略呢？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，希望“有一个半个怜才者”出现，使“大力大贤”的有才之士“得以效用，彼必杀身图报，不肯忘恩”（《焚书·寒灯小话》）。由此可见，李贽属于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，他的政治诉求还是要一个贤明的君主，而非其他。

李贽在思想上的丰富性和独创性给后人提供了一面镜子，那就是：不能轻易否定“异端”，思想的原野上，只有鲜花盛开草木葳蕤才能形成清新的空气，才能满足丰富多彩的精神要求，才能造就健康美好的生活。

中华家训·劝学

一技之长 始于读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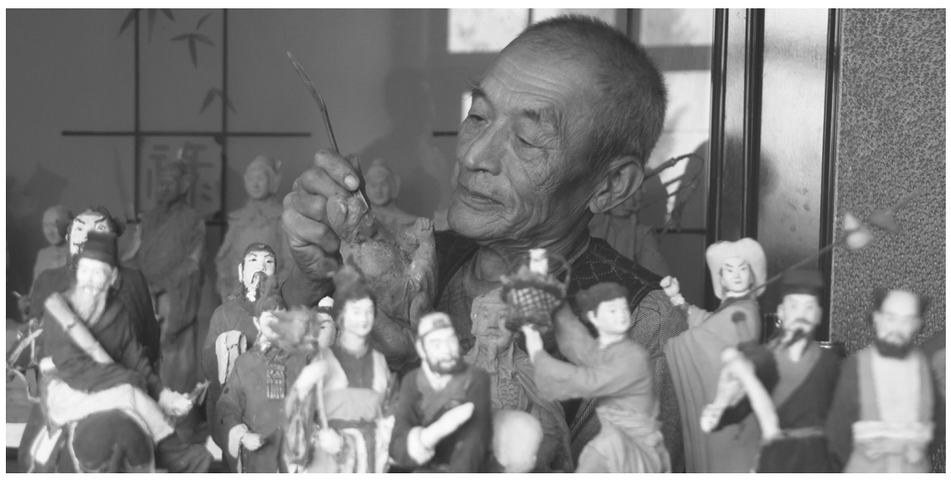
【原文】

夫明《六经》之指，涉百家之书，纵不能增益德行，敦厉风俗，犹为一艺，得以自资。父兄不可常依，乡国不可常保，一旦流离，无人庇荫，当自求诸身耳。谚曰：“积财千万，不如薄伎在身。”伎之易习而可贵者，无过读书也。世人不问愚智，皆欲识人之多，见事之广，而不肯读书，是犹求饱而懒营馔，欲暖而惰裁衣也。

——（北齐）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

【译文】

明晓六经的要旨，广泛涉猎百家著作，即使不能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行，整饬社会风俗，也能学到一技之长，得以自立。父母兄弟不可长久地依靠，家国也不能永远作为保障。一旦流离失所，无人可以庇护，就当求助于自身了。有谚语说：“家财万贯，不如有一技之长。”各种技艺之中最容易学又最值得崇尚的莫过于读书。世上的人不管是愚钝还是聪慧，都想认识很多的人，见识很多事，但是如果不肯读书学习的话，就如同想吃饱却懒得去做饭，想穿得暖和些却懒得去做衣服。



河北省张家口市万全区高庙堡乡拥有独具特色的泥塑传统技艺，该技艺始创于清代，人称“万全泥人张”。今年69岁的张其林老人是“万全泥人张”的代表性传承人。张其林出身泥塑世家，自幼学习泥塑制作，经过几十年的钻研，练就了精湛的泥塑绝活，其作品造型美观、细腻传神。图为5月28日，“万全泥人张”传承人张其林在创作古代人物泥塑作品。 新华社发武殿森摄

冯巩20年后回归电视剧《生活有点甜》讲述上世纪末纺织工人生活

●白瀛

由冯巩、姜宏波领衔主演的都市生活剧《生活有点甜》，5月27日起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。该剧是冯巩睽违电视剧20年后的回归之作，讲述了上世纪末我国纺织工人的生活。

该剧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，国营光华纺织厂细砂车间的副工长唐喜（冯巩饰）生性纯良，虽然不断被命运捉弄，但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干得风生水起，不仅改善了工厂的工作环境，还以行动影响着身边工友，让光华纺织厂的工人们切身感受到“生活有点甜”的真谛。

冯巩上一次电视剧作品是1996年和陶虹主演的《其实男人最辛苦》。

书信：看不见的礼仪

●佚名

书信的功能。古人见面的时候要相互问候，不能见面的时候，要通过书信来相互问候。所以说书信，也是一种看不见的礼仪。今天我们很少手写书信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市场还是要一些沟通和交流，比如短信、邮件等，这其中也同样需要书信中的那种礼仪。

古代的“书”指的是圣贤的言辞，书就是舒展的意思。把言辞舒展散布开，写在简板之上，就成了书。春秋时期，诸侯之间持书往来的使者很多，秦国大夫绕朝赠策书给晋国大夫士会，郑国大夫子家派使臣送信给晋国大夫赵盾，楚国的屈巫从晋国送信给楚公予侧，郑国大夫子产寄信劝告晋国的士匄。这些外交书信中的语言，就像是两方在相对面谈。

汉朝的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附有《报任安书》，是司马迁写给朋友的信。他的那个朋友要被秋后处斩了，希望司马迁能帮助他说几句好话，这时司马迁解释说，自己人微言轻，恐怕不能帮忙。司马迁在信中还讲了自己获罪的经过，又说了身为阉人的痛苦和无奈，让人读完，忍不住替他鸣不平，也原谅了他的无能为力。

书信有时候比见面聊天还要有效，因为它更能抒发感情，讲事情也更加周详。除了文从字顺这种逻辑上的合格之外，中国书信讲究的是心意上的诚恳，也因此，常有固定的称谓来贬低自己、抬高对方，以表达谦卑之情。

古代书信的用词。

足下：古代最初用于下对上的敬称，后来书信中多用于同辈之间。

膝下：子女致父母的信，多以“父母亲大人膝下”起首。人幼时常依于父母膝旁，家书中用“膝下”，既表敬重，又示出对父母的亲爱、眷依之情。

垂鉴、赐鉴、尊鉴、台鉴：鉴是古代的镜子，有审察的意思。用作书信的提称语，就是请阅看的客气说法。垂，含居高临下之义。赐，上给予下叫做赐。垂鉴、赐鉴，多用于下对上、致年高德韶者的信中。尊鉴，可用于尊长，也可用乎辈。台鉴适用较广，“台”有“高”义，对熟识或不熟识的尊长、平辈，皆可使用。

慈鉴、爱鉴、双鉴、芳鉴：致母亲，可称“慈鉴”。夫妻，或情意亲密的男女之间，可用“爱鉴”。给朋友夫妇二人之信，可用“双鉴”。女子间往来书信，可用“芳鉴”。

礼鉴：专用于给居丧者的信，爱国之士李公朴遇害后，周恩来等致其夫人唁函即称“张曼筠女士礼鉴”。

敬禀者：写信人自称是恭敬地禀陈事情的人，表示下面是所要禀告的话，用于致父母尊长的信，如“母亲大人膝下，敬禀者”。

敬启者：写信者自谦为恭敬地陈述事情的人，表示请对方允许自己告诉下面所写的内容。既可用于同辈，也可用于下对上。

结尾句：书短意长，不一一细说。恕不一一。不宣。不悉。不具。不备。不赘。

请对方回信：盼即赐复。翘企示复。伫候明教。时候教言。盼祷拔冗见告。万望不吝赐教。敬祈不时指政正。敢请便示一二。如何之处，恭候卓裁。

告诉对方不用劳神回信：谨此奉闻，勿烦惠答。敬申寸悃，勿劳赐复。

表示感谢之情：诸荷优通，再表谢忱。多劳费心，至纫公谊。高谊厚爱，铭感不已。

答复对方询问：辱蒙垂询，略陈固陋，聊博一粲而已。远承下问，粗述鄙见，尚希进而教之。姑道一二，未必为是，仅供参考。不揣冒昧，匆此布臆，幸勿见笑。

表示关切：伏惟珍摄。不胜祷企。海天在望，不尽依迟(依依思念)。善自保重，至所盼祷。节劳为盼。节哀顺变(用于唁函)。

杨绛：最贤的妻、最才的女、最隐的士

●新华社记者 张漫子

依照《辞海》，“先生”意为“年长有学问的人”。生于上个世纪之初的杨绛，为何被尊称为先生？

有人赞她为著名作家，她说“没这份野心。”

有人谈及她的畅销作品，她谦称“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。”

有人登门拜访，她说她的渴望是被人遗忘。

然而越是想被遗忘，她的风骨、风趣就越被珍视；越是谦逊、淡泊，她的风度、风格就越被尊敬与仰望。

最贤的妻：因为爱，不觉委屈，甘苦共尝是妻子本分

从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“媳妇”，杨绛直言“因为爱，不觉委屈”。

与那个时代的留洋女子不同，西方思想的灌输并未将她“开化”成不食人间烟火的“独立女性”，倒是中国“相夫教子”的传统规训令她执守终生。

“杨绛甘做灶下婢，辅佐夫君作《围城》”，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段佳话。

有人以为，丈夫钱钟书的声名“辐射”到她。事实上，钱钟书的创作冲动始于杨绛的鼓舞。

据《记钱钟书与围城》中记叙，有次钱杨夫妇同看杨绛编写的话剧上演，回家后钱钟书说：“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！”杨绛大为高兴，催他快写，并劝说他减少授课时间。钱钟书问：那么如何支付女佣的费用？杨绛默默承担起女佣的活计：劈柴、生火、烧饭、洗衣等一一包揽，常常给煤烟熏得满眼是泪。她却说，“我急看钟书写《围城》，做灶下婢也甘愿”。

更何况甘苦共尝是妻子的本分。1938年秋，学成归国的钱钟书被母校清华破格聘为教授，前往昆明（当时为避日寇南迁，清华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）。而杨绛带着女儿回到迁居上海的钱家，夫妻二人从此两地分离。

时局混乱，住处逼仄，杨绛与钱家上上下下挤在一起。她没有自己的房间，不便公然看书，只好借了缝纫机，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为一家人缝些衣物。

满脑子西方文学经典的杨绛，默默学做大家庭中儿媳所担负的琐事，敬老抚幼，诸事忍让，还总客客气气、笑眯眯的。

这成为钱钟书离不开她的一个缘由。钱钟书的堂弟钱钟鲁说，大嫂“像一个帐篷，把身边人都罩在里面，外面风雨皆由她抵挡”。

她的陪伴直到钱钟书人生的最后时刻。1998年12月19日凌晨，已合上一只眼的钱钟书，还睁着另外一只眼等待妻子。杨绛赶来帮他合上眼睛，轻轻在他耳边说：“你放心，有我呐！”

最才的女：钱钟书称其“无所不能，是最才的女”

杨绛致力于翻译事业，早年便获得业内赞誉。

由她翻译的多部法国、西班牙等国文学著作，被作为国内翻译界早年的范本。“先生的译文像行云、像流水，从容舒缓，有时还夹杂些方言，却与自然流畅的译文浑然一体。”朱光潜的学生董衡巽说。

法国文学专家郑永慧在看过杨绛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《吉尔·布拉斯》后评说，“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，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准确无疑地再现，堪称文学翻译中的典范。”

朱光潜也曾激赏杨绛的翻译成就。20世纪50年代，有学生问朱光潜：全中国的翻译谁最好？朱光潜答，“散文数杨绛最好。”

而最早成就她声名的，则是杨绛早年的戏剧成就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前，戏剧正是那时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。上海文艺界、戏剧界人士免不了四处物色好的“本子”。“泪与笑间，只隔一张纸”，杨绛早年的戏剧创作一枝独秀。其所著喜剧《称心如意》经陈麟瑞、李健吾等人的推介，很快便博得业内的推崇与重视。

杨绛的戏剧创作，被称作“含泪的喜剧”：畅快淋漓的笑，一经泪水稀释，又蘸着无穷的意味。而小市民生活的晦涩平庸、现实中遭遇的种种疲软与尴尬等世间万象，则借戏剧人物中的喜剧质素一一映射出来，令人叫好。

对于翻译，她更是从未停止脚步。四十七岁那年，杨绛着手翻译《堂吉诃德》。为了更加精准翻译这部著作，她重新学习西班牙文。历经二十年积淀，《堂吉诃德》终于在1978年问世。

最隐的士：默默隐身，静悄悄影响一个时代

“唯有王城最堪隐，万人如海一身藏。”北京三里河的宿舍，是杨绛居住了三十余年的地方。先生生前悄悄隐身于这一片喧闹之中。

“最后的日子，先生深居简出。”几名清华校友对记者说，“她是这个时代的隐士”。

巧的是，杨绛在散文《隐身衣》中也曾有关乎“隐”的记述：她与钱钟书最心仪的“仙家法宝”莫过于“隐身衣”——隐于世事喧哗之外，陶陶然专心治学。

据音乐评论家刘雪枫说，生活中的她的确近乎“隐身”，低调至极，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。

根据杨绛留下的著述，这“隐”字好似有因可循。“简朴的生活、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”她传记中的友人多次提及，杨绛生活异常简单、为人低调，不会趋炎附势。

入她眼的唯有浓浓的书卷气，居所即是简单的修身之地。她生前的寓所也维持着各种“老样式”：水泥地板、旧柜子，旧桌凳，甚至没有昂贵的摆设。

修身却始终是她做人的最根本。杨绛生前曾说，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、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，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。“万物之灵，善恶杂糅，还需锻炼出纯正的品色来，才有价值。这个苦恼的人世，恰好是锻炼人的处所。”

不论是她的生活，还是她的创作，往往可见独立、清高的痕迹。不诉诸功利，以文养身，又以修来的德行浸润行文。

有出版社想借先生的新作出版，请她出山；也有机构借钱钟书诞辰100周年之际，邀请杨绛参加……杨绛一一婉言谢绝，说“多年来受到的批评已经改在了我的实际作品中。”

这个“隐”字还被杨绛带到了人生边上。“我平和地迎接每一天，过好每一天，准备回家。”弥留之际，她仍对身边人叮咛：如果去世，不想成为新闻，不想被打扰，火化以后再发讣告。

最弥久的涓流：知足恬淡，似常活之泓

她从忧患中学得智慧，从苦痛中炼出美德来。而这些从岁月中淬出的美德又融在杨绛的文字中。

“每每品读先生的著书片段，就如沐春风，世界好像一瞬间安静下来。”在清华园的图书馆、草地旁，常常可见清华学子在这里捧读杨绛文集。他们将有着清华校友身份的杨绛作为人生的榜样。

杨绛曾在一次访问中表示，“好的教育”首先是启发人的兴趣，培养人的上进心，引导人好学，不断完善自己。她是这么说的，也是如是做的。

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个世界读书日，94名清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15年前设立的“好读书”奖学金，每人8000元。据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介绍，2001年，杨绛把与钱钟书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，设立“好读书”奖学金。截至2016年，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，惠及学子上千名。

杨绛语录在校园、在期刊、在社交网络广为传播。哪怕是在中学校园，能背出、写出先生语录的人也大有人在：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，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；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；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；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如愿以偿……

目送身边人离去，饱尝世事无常，96岁的杨绛以毕生信仰写完一部解读生死之书。“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，向后看看，也向前看看。向后看，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。人活一辈子，锻炼了一辈子，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。向前看呢，再往前去，就离开人世了。能有成绩，就是不虚此世了。”

对于人生，她满意知足；对于生死，她好像早已准备好了似的。她的所思所言，凝练着历经百年沉甸甸的智慧，点化和润泽一代一代后人的心灵。她翻译的诗、她作的戏剧、她著的文、她解的人生之惑，如她其人，素清雅致，如涓涓细流，令人动容。

《走到人生边上》末尾，杨绛相信灵魂不死。如今105岁的她从人生边上去了，似常活之泓。